



縫隙里的面孔

朱 铭 著



山東畫報出版社

縫隙里的面孔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缝隙里的面孔 / 朱铭著. — 济南: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11.5

ISBN 978-7-5474-0333-4

I. ①缝… II. ①朱…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57870号

责任编辑 冯克力

特邀编辑 董占军 王 任

装帧设计 王 芳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出版发行 山东画报出版社

社 址 济南市经九路胜利大街39号 邮编 250001

电 话 总编室 (0531) 82098470

市场部 (0531) 82098479 82098476 (传真)

网 址 <http://www.hbcbs.com.cn>

电子信箱 hbcb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泰安厂

规 格 140毫米×210毫米

11印张 200千字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

定 价 25.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自序

树欲静而风不止，
子欲养而亲不待也。
往而不可追者，时也。
失而不可得者，亲也。
吾请从此辞矣！
（皋鱼）立槁而死。
——《韩诗外传·卷九》

2010年又过去了，时间在我的身后第七十三次关上了它无情的门。想要回去弥补曾经的遗憾，却已经不再可能。我只能在这一面无情的门上，掰开一道缝隙，窥望那些曾经鲜活的面孔，以及那些曾经一起摸爬滚打的伙计们。曾经的慈

祥爱抚、曾经的两小无猜、曾经的悬梁刺股、曾经的日夜奔波、曾经的尔虞我诈、曾经的冷眼怒目、曾经的相濡以沫、曾经的返哺舐犊、曾经的忧心如焚、曾经的亲爱精诚……往者不可追，逝者不可回，我只能立在2011年的门槛上，从时光的缝隙里，无言地面对他们——那各种各样的面孔，那有亲有疏的表情，那或喜或怒的双目，那忽远忽近的身影。

我们总是给过去留下遗憾，一辈子吃着“后悔药”，于是皋鱼决心去死。但是，即使你真的死了，那“时”，就追回来了吗？那“亲”，就活转来了吗？不过是求一个名节而已。于是孔子感动了，把他的十分之三的弟子赶回家去孝敬父母。我既没有皋鱼的勇气，又没有孔子的权威，于是我只能身后的门帘上掰个缝隙，让我和我的读者，一起窥望已经不在身旁的那些曾经稔熟的面孔。

当我的生命有一天也被拒之于时光之外的时候，如果有人也掰开一道缝隙，窥望我曾经的子丑寅卯，我在这里预先表态：不胜荣幸之至！所以，我也请在本书中被我窥视的面孔们，原谅我的不恭！

朱 铭

2011年元旦

目 录

自 序 /1

故乡 /1

乐清 /29

万兴垵 /49

冒家桥畔 /65

1954·济南 /80

忆李超士先生 /98

可爱的迟宾先生 /108

嚶园主人关友声先生 /123

我在广北农场的朋友们 /138

夜行者的快乐和悲哀 /160

凄凉的田野 /170

雷人照相 /184

树欲静而风不止 /196

经风雨 见世面 /212

踩雷记 /229

君子不齿 /246

潮头起落 /257

1976 年那些事儿 /272

那条叫三步两桥的小路 /288

邂逅于洪波涌动之初 /306

聊 /327

后记 /339

故 乡

乾象一划

在江苏省的地图上，溱潼，是一个不显眼的小点点，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它却是一个纷繁复杂、热气腾腾的大世界。这里是我的出生地，是我在十七岁之前居住和生活过的地方，是我懵懂初开时所认识的世界。

“溱”这个字，在《现代汉语大辞典》里，有两个读音：一读zhēn，解曰：“地名，溱水，在河南境内”。《说文解字》的解释中说，广西临武也有一条溱水。而另一读音就是qín，解释只有一句话：“江苏省溱潼镇”，这使我感到不胜荣幸之至。记得儿时在大姑父家与表兄一起读私塾，塾师是一位兴化籍的老冬烘，他对我们很认真地说“溱”字应当读作zhēn，与“臻”、“蓁”、“榛”、“臻”都是同音字。在《诗经》里有“淇水溱溱”的句子，形容大水浩淼状，溱潼人都读qín，实

在是念了白字。“潼”，虽然只有一读，字典只解作“地名，陕西潼关”，但是，这位老先生说，在这里是作为水中的村庄来解释的，也可以与“潼”(tuǎn)字通，所以在他看来我们溱潼人把自己家乡的名字都读错了，应该读“zhēntuǎn”而不是“qíntóng”。尽管我长大以后，在《诗经》里并没有找到“淇水溱溱”的句子，也没有听到“潼与潼通”的说法，但是，从家乡的地理形势来看，我倒是很相信这位老先生的话的。浩淼的溱湖，终年波涛荡漾，点点绿洲，镶嵌着点点粉黛，啊！那就是我的故乡啊！

近来看到曾学林先生《溱潼地名的传说》一文所记，宋代岳飞抗金曾在此驻军，以泰州为据点，与金兀术展开多次大战，但当时恐怕还没有我们家乡这个岛镇。岳家军后来追击金军至河南，在朱仙镇有一场恶战，金兀术吃了大亏，于是买通秦桧，谋害岳飞，瓦解岳家军。这都是后来的事。金元以后，皆称“秦潼”，不知有何依据，难道和秦桧有什么干系？至于“秦”变为“溱”，据说是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在水云楼观赏湖景，有感而发，御笔亲批，在“秦”字左边加上三滴水，才成了今天这副模样。我不知道乾隆皇帝南巡有没有记日记，他老人家能够跑到我们溱潼这样偏僻的小地方来，实在是匪夷所思。在钱存德先生《三步两座庙》一文中，称《辞海》释“潼”字，有大水“冲激”之意，按这句话来说，倒成了一个动词，或者形容词。我没有去查《辞海》，不敢妄加评说，但是，与大水浩淼之说却也并无龃龉。即使读成zhēntóng，溱溱潼潼，浩淼冲激，惊涛拍岸，

如此景象，何等雄伟壮观？也还是值得我们溱潼人自豪的。许多老人也把自己的镇子叫做“存中”，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字，也不知道是不是指它正存在溱湖中央的意思，现在的年轻人怕是多不大知晓的了，权当是溱潼的一个乳名儿吧。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是鼎鼎大名的一条人工河，它纵贯江苏全境。在苏北境内，大运河以东，有一条差不多与运河平行的“串场河”，有人说它也是一条人工河，是为了治理淮河的水患，而开凿的一条连接淮河与长江的渠道，后来也成为苏北地区的运输大通道。串场河经过溱潼，南行三十华里就是姜堰市，那里有一座节制闸，当地人把它叫做“坝”(bà)，南边是“上坝”，直通东西向的通扬大运河，东起扬州，西至南通；北边是“下坝”，连接串场河，与淮河下游水系相沟通，可达盐城、淮阴。在铁路、公路开通之前的许多年代，水运是客货运输的主要通道，河面上昼夜不停地往来着各种大小航船，煞是热闹。不知道发源在何处的水流，在我们家乡这一带形成了一片茫茫的湖泊与湿地，我们亲切地称之为“溱湖”。而溱潼，就存在于溱湖之中，岂不是大水浩淼中的村庄么？在儿时的印象中，店铺林立的镇子是一个大岛，周边分布着许多小岛，这些小岛与市镇之间，有的有桥相连，有的则只能用渡船摆渡。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里没有山，只有水，是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无论鱼鳖虾蟹，是非活的不吃的，要的是个新鲜。菱角、莲藕、慈姑、荸荠……各种水生蔬果，充斥市场。总之，溱潼人总觉得世

上只有自己这块“落地”最好，轻易是不肯“背井离乡”的，就是苏州、杭州这样的“人间天堂”，也不过只是“好玩”而已，哪里是过日子的地方？于是这弹丸之地的小岛上，人口越来越多，房屋越来越密，街巷越来越窄，就像远近闻名的大炉烧饼上撒的芝麻一样，密密麻麻、热气腾腾，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

从清末民初开始，溱潼就成了里下河地区的主要粮油集散地。农民们把自己的稻谷、小麦、大豆、油菜籽等等农作物，一船一船地运来，卖给临河开设的大小粮行，在这里通常把这种行业称作“陆陈行”，这“陆陈”一词，我翻了许多词典，都无有收录，也许是过于“孤陋寡闻”了，我就自己猜度，大约是指“粮船布陈，登陆交易”的意思吧？每当夏秋两季，溱潼周围的水面上，布满了各式各样的粮船，等候粮行门口的码头倒出位置来。商贩们划着“小划子”，穿行在船巷之间，兜售各种小吃和杂货，几呈“水上街市”之状。喊着嘹亮的“号子”的挑夫，在水陆之间，踏着颤颤悠悠的跳板，穿梭往来，日夜不辍，一片热闹繁忙的景象。远从上海、无锡、苏州等地的上家客商这时也蜂拥而至，前来收购春季的豌豆、蚕豆，夏季的大麦、小麦、油菜籽，秋季的粳米、籼米、糯米、黄豆、绿豆，往往要在镇上一住好几个月。卖了粮食的农民要买柴米油盐、布匹衣裳、日用杂货；往来的商贾要吃喝玩乐，于是镇上形成了一条东西大街和沿着夹河分布的各种商店和饭店、客栈、茶馆、澡堂，自然也少不了消闲娱乐的烟花场所。

镇上还有一条“夹河”，和大街平行，贯穿东西，有三四里长，宽不过七八米。河水不深，幼年时记得是可以通航小船的，船上叫卖着诸如莲藕、荸荠、菱角，还有鱼虾等等鲜货，也如同集市一般热闹。河岸两边的人家多建水榭，当地叫做“阁子”，用木板凌空铺就在一根根支撑在岸边的柱子上。人们从阁子的窗口放下一只吊篮，就可以买到船上的东西，讨价还价、论斤说两、相互调笑之声，不绝于耳。我的外婆家就有这样一个阁子，地上铺的木板很稀，我就从地板的缝隙里窥望着下面的河水，一支水草飘过去，一只小鱼游过来，一群鸭子在悠哉游哉地嬉水……看得一清二楚。大舅家的鸭姐姐用绣花针为我锻造了一只鱼钩，把很长的线绕在手指头上，从缝隙里放线钓鱼，整个身体都趴在地板上，眼睛透过地板缝儿，死死盯着鱼漂儿，能够钓上一只身不盈寸的小鱼苗苗就高兴得直蹦高儿。隔河相望，是一个剃头铺，只有一个剃头师傅，名字叫伍德旺，妈妈总是叫我到他的店里剃头。她隔着窗户朝对面大喊一声：“伍师傅，叫娃仔过去剃个头！”伍师傅答应着，于是我紧紧捏着妈妈给的钱，就从西石桥上绕过去，在他那吱吱嘎嘎的阁子里老老实实坐下来剃头。但是，到了上世纪的50年代，夹河的水越来越浅，也越来越脏，垃圾和污物壅塞河道，我去剃头就不用再绕道西石桥了，直接从夹河上一步就跨了过去。这河里不但无法行船，而且臭气熏天，蚊蝇孳生，在1958年的爱国卫生运动中，被彻底填平了。伍德旺的剃头铺没了，河面成为一条通衢大道。最可惜的是夹河上有三座古老的石桥，也就此一起

殉葬。记得西石桥和东石桥都是单拱石桥，栏干上雕刻有精美的石头狮子，我家故宅在西石桥南，是上学的必经之路，故而印象特别深刻。桥很宽，两边有许多为孩子服务的小吃摊，记得桥南有一位老太太，天天卖炸油饺儿和炸虾池儿；桥中央是牛肉汤和“烧腊”（卤肴酱肉之类）摊儿，远远的就闻到令人垂涎的香味；我每次的剃头钱里，都包含着零食，剃头虽然难受，小吃还是很诱人的。桥北头是鲜鱼市，像澡盆大小的椭圆形木盆里养着活鱼，有一只挖了几个流水口的木桶，不断地向盆里提供新鲜的流水；桥北头我最感亲切的要算是张五先生的水果摊，除了常见的水果之外，有两样东西至今不忘，一个是山芋片，就是山东的地瓜、北京的白薯，但张五先生削皮之后，切成半公分厚的薄片，泡在清水里，用一只茶盘儿盛了，一片一片地卖给孩子们当零食；还有一样就是甘蔗汁，摊头上有一架轧汁机，实际就是一张长板凳，一头立一木框，插进一根轧辊，将甘蔗尺断，插入其下的一个有槽的木盘中，张五先生在那一头坐到轧辊上一使劲，甘蔗便流出甜甜的汁液来，进入槽下的杯子中，一杯只要几分钱。至于桥南端的竹厂和铁匠铺，桥北头的烧饼店和旱烟铺，也是很有特色的“地方工业”，今日都无法见到了。

除了大街南侧的“夹河”之外，再向南去，还有一条东西横贯的河沟，好像不是人工开凿的，弯曲回环，宽窄不一，只能通行一些小船，河上也有两座桥，一曰“雄桥”，一曰“雌桥”，过了雌雄二桥，便是乡村景象，但是，著名的寿圣

寺、水云楼就位于镇子的最南端，俗称“河南寺”。据说建于宋咸淳（1265—1274）年间，但就我记事所知，庙宇殿阁早已荡然无存，传说大兵们推倒泥塑的神像，为的是摘取那肚子里的“金心银胆”，他们是绝对不害怕“报应”之类的传言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儿，谁也说不清楚。日伪时期，李明扬和李长江的“和平军”驻扎在溱潼，把这里连周围的好几百亩地圈起来，修了高高的围墙和三座圆拱的连券大门，称为“长江公园”，还在大门口立了一座李长江的石雕像，这是溱潼历史上第一个，也许不应该是最后一个“公园”。抗战胜利，国民党的第100军攻克溱潼，军长李霞飞下令用大炮轰碎了这石像，随后一度成为流亡的“草堰乡村师范学校”的校舍。学校迁回草堰之后，就成为国家粮库，有士兵站岗，不得随便入内了。

这两条夹河就把溱潼这个岛屿，分做了南、北、中三块，1963年春节，我和新婚的妻子回家探亲时，在溱潼中学执教的王庆农表弟曾引导我们夫妇作环岛之游，沿着湖边走了一圈，得到了完整的印象之后，庆农表弟告诉我说：“溱潼这个地势，向来有‘吕洞宾乾象一划’之说，是这位大仙用宝剑划了南北两条沟汊，造就了八卦中的乾象（☰）。”那时，大街旁的夹河已经填平，所以许多老人都在痛心叹息：好风水毁了。“乾”，是《易经》中的第一卦，“元，亨，利，贞”，大吉大利，而且还有“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解释，是要出大人物的！如今，完了！

烽火故园

在我幼年时，镇上的人口不足万人。传说有朱、储、李、沈“四大家族”，到得民国初年，大多趋于衰落。至于朱氏一族，被认为是“外来户”：一说是元末明初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移民至此，另一说是元朝灭宋以后的蒙古族人在此移民定居。后一种说法大约是因为我们族人的长相而来，朱氏族人大多方面宽腮、颧骨阔大、双目细长、眼睑肥厚，倒真有几分像生活在沙漠中的蒙古人。记得小时候我在镇上见到过“沈家祠堂”、“李家祠堂”，唯独没有见到过“朱家祠堂”和“储家祠堂”，所以对于朱家的祖先宗族、家谱排序，知之甚少。只听说祖父辈为单字名，例如我的祖父名叫朱瑞，号子清；父辈是“为”字辈，父亲名朱为熙，号明甫；我这一辈是“孝”字辈，我叫朱孝增，后来上中学时父亲给起了个名儿，叫做朱铭，一直用到现在。前几年才听表弟王庆农告知，从父辈开始，我家宗谱上排定的名序是：“为、孝、方、成、子”，也就是说，我的儿女应起名为“朱方×”，孙子应起名为“朱成×”，重孙应起名为“朱子×”，至于再往下，据庆农表弟说，他也不知道了。这“为孝方成子”好像是哪本古籍上的一句话，是否出自《朱子家训》，忘记了。

民国初年，在溱潼镇上，朱氏一族，大多从事粮油行业，坚持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传说我们这一支，从我的曾祖父开始，涉足溱潼的陆陈业，伴随着一个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太爷爷去世的时候，请风水先生选择墓地，下葬的那一天，在墓穴处竟挖出了两个坛子，一个里面装的是稻谷，一个里面装的是豆油。而那个油坛子在取出来的时候，不小心碰破了，油洒了一半。他的六个儿子，后来都成为溱潼粮油业的巨子，以至于这位风水先生一时十分风光。曾祖父留下的行号叫“朱万茂”，六个儿子沿用下来，分布在镇子的东、西、北三处，其中以大房最为兴旺，大爷爷有五个儿子，老大为“西万茂”，老二称“祥记朱万茂”，老三称“旺记朱万茂”，三家都在镇西南的一个小岛上，这种岛子，溱潼人统称“垛儿”，这里就成了“万茂垛”；老四、老五合称“东万茂”，在镇子的东头，他们五家都是设有米厂和油坊的工商一体的企业，规模相当可观。二爷爷有三个儿子：朱为盛、朱为辟、朱为山，合作开设“盛记朱万茂”，三爷爷在镇子的东北角垫起来一个小岛，开设了“朱万兴粮行”，这个岛就叫做“万兴垛”，我后来的少年生活和这个小岛密不可分。四爷爷去世很早，没有孩子，大房老二朱为祥的长子孝慈，过继做四老太的孙子。我的祖父是老五，开设的粮行在北河沿，就叫“北万茂”。六爷爷也是粮油兼做，儿子朱为骏接手较早，就叫“骏记朱万茂”。还有一个“万和垛”，也是朱家开设的“朱万和粮行”，但好像和我们不是嫡族。除了朱家的这些粮油行业之外，著名的粮油商家还有“王伯记”、“李干记”、“三锦记”、“杨敬记”、“全晋大”“肇泰油坊”、“正大油坊”等等，可以想见当时这个苏中小镇的繁荣。

北万茂粮行在我祖父手上创办兴旺起来，位于溱潼镇的

西北角，店门朝西，河口是一长溜码头，上得码头就是稻谷过秤的地方，通常有两把长杆大秤和一台磅秤，川流不息地把挑夫们从粮船上用箩筐一担一担挑上来的稻谷称过斤两，按一百斤一担送入行里面的仓库。挑夫们要穿过店堂、花厅（会客的地方）、后院，从厨房东面的大门，下一溜高台阶，才到达一处足有一个足球场大小的晒谷场。经过晒干的稻谷，晚上收进东、南两侧的库房里去。这处房子本是三爷爷家“朱万兴粮行”的旧址，三爷爷垫起了万兴垛之后，把家和铺面都迁到那小岛上去，伯父朱为麟便将这铺面租给了祖父来开北万茂。伯父朱为麟，字玉书，是三爷爷的独子，自从迁到岛上之后，生意日渐凋敝，到了伯父手里，干脆就闭门歇业，无所事事，过起休闲逍遥的日子来。他心宽体胖，被列为溱潼镇上的“四大胖”之一，大约也是由于胖的原因，他娶了三房伯母，竟没有得过子女。在大伯母去世的那一年，其余五房各出一子，做他的“义子”。当时我才出生，也过继了去，在大伯母发丧的队伍里，由奶妈抱着，行了“孝子”的大礼。二伯母李素贞是南通人，三伯母刘英是姜堰人，都很喜欢我。父亲去世时我才十二岁，伯父母就商量我的母亲，叫我到那岛上之家一起生活，待我如同亲生儿子一般。其实，由于坐吃山空，这时伯父的家境也不宽裕，他那肥胖的体魄，也渐渐成了口袋，松弛着、晃荡着，走路哼哼唧唧，摇摇晃晃，弥勒佛一般。但是他和两位伯母都生性乐观，无忧无虑，在岛子上开些荒地，种些瓜豆，日子虽然清贫，但心态十分安然。